名师专栏 | 漆永祥：阅卷后，高考作文是问题最多的

重视基础与说点人话

 ——我对高中语文教学与作文写作的一点看法

作者 | 漆永祥

我们希望孩子写什么样的作文

我本科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，本科毕业后就开始参加高考阅卷。那时候在历史系，参加的是历史阅卷，后来也参加成人高考、自学考试等卷子的评阅。到了北大以后，我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。北京市语文高考的阅卷在北大。北大中文系是谁管本科生的教学谁来负责高考阅卷，再加上公务员考试、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等的阅卷工作。我前后干了三十来年，确实也有一点经验，还有一些教训，更多的是有感触和希望。

如何使阅卷更公平，赋与的分值更合理更正确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。比如现在通行的双评制度，就是一道题最少要两个人来评阅。两个人评阅在多少分值之内算是合理，这个叫做阈值。但假如一个给的分特别高，一个又给得相当低，那就超出了这个阈值范围。所以阅卷员压力也很大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反复鼓励阅卷员说，大家要敢打高分，敢打低分，甚至敢打满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拉开距离，解决分数趋中的“大肚子”问题，才能让好作文显现出来。

2012年北京高考没有一篇满分作文，那年作文题是关于一个叫老计的铁路巡道工的故事。老计在大山深处他负责的一段铁路上不断地巡察，日复一日，天天如此。我们知道火车一般不鸣笛，火车遇到突发事件，或者经过村庄、道口时才鸣笛，但是火车看到老计时给他鸣笛，表示尊敬，他也向火车敬礼。材料是一段很煽情的文字，是真人真事。原来想真人真事，考生应该有话说，但孩子们写得惨不忍看。后来我们就了下决心，那年没有给一篇作文满分。不是不想给，是实在找不出一篇作文可以打60分。没有满分作文，考生、家长、社会、媒体就有意见。我说那好吧，我们就“放下身段”，下到中学去了解情况，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。因此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，我下决心到北京的中学去。有时候我一个人去，有时候找中学老师，找我们北大的几个年轻老师一起去。到一个中学，请周边的教研员、高三语文教师、同学都来，我们面对老师、面对学生，大家敞开来谈。你来质问我，我来回答你。我们希望孩子写什么样的作文，什么样的作文是好作文。

我现在还在跑招生，也常到全国各地做一些宣传。其实我的年纪真没必要这么干了，就是想宣传一些理念，小了说是北大的招生理念，大了说是这个国家培养人才的理念，如何通过一篇作文体现出来。我经常跟孩子们说，我们都过了50岁，西北有一句俗话，翻过山坡的驴走下坡路了，这个国家靠我们已经不行了，要靠你们。我说希望在199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，或者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，就是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，希望你们在作文里说点人话、说点实话，希望社会上流行的说虚编谎的风气在你们手里把它减弱甚至灭掉。说虚编谎、虚报浮夸是我们国家悠久而顽劣的传统文化，既然是传统，就很难根除，但我希望在现在的这些孩子一代把它给根除掉。那么，能否首先从写作文说人话、说实话开始？这是我苦口婆心到处讲的主要原因。

现在中学语文的教与学，最大的问题是忽视基础。过去高考命题的时候，前头还有15分的选择填空，叫作基础知识考题，现在这个没有了。并不是完全没有了，而是散在阅读与其他题型中，给大家感觉是没有了，似乎基础知识不那么重要了。我们总是老往下迁就，迁就所有的孩子都会答，迁就所有的孩子都能答完，迁就让人人满意，结果是人人不满意。语文能力强的孩子，在高考中是吃亏的。因为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如果考一道竞赛味儿的题，就能把考生的能力做出区分，但语文没有，语文没有一道题能把学得好和学得不好的孩子区别开来，把读书多会观察会思考的孩子区别出来，很难。

2013年我们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，一套是针对教师的，一套是针对高中生的，出了100道题，教师、学生各50道，内容包括是否重视阅读，哪些课文受欢迎、哪些课文不受欢迎，教师如何教、学生如何学，如何看待课外补习以及作文的教与学等。我们发现有15%的孩子，我把他们叫作语文的死忠派。100个孩子里面有15个孩子天生喜欢语文，不管老师教得好不好，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，他就天生喜欢语文。我们最对不起的是这批孩子，这帮孩子中学没有教好，到了大学假如他不在中文系，比如他到英语系，他就靠中学学的这一点语文知识打天下，所以导致目前外文书籍的翻译水平极低，尤其哲学书。我不看翻译的哲学书，因为外国哲学本来就很难读，你再看现在人翻译的东西，更看不懂。最简单的断句标点都没法看，一大段句子就一个标点符号，我们换三四口气，这个句子还没读完，能让你噎住了。至于准确不准确，另当别论了。

我们的孩子在写作当中，不会用词，不会挑选词儿。现在好多人唱高调，对考生作文的要求很高，什么要有思想，要有逻辑，要有创新，等等。这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现在考生写的高考作文，我经常说，能做到文从字顺、说起来是人话，把一件事说清楚，就很可以了。不必要非拽着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，你说人话，把你看到的故事说得完整一点，把你的话说通，有一定的连贯性，我们就跪在地上磕头，说：“少爷！谢谢你！你作文写得很好。”
打基础、打基础、打基础，重要的话要说三遍

有一次在我的课上，我看到讲台上有一张纸条——是一个学生写的请假条，把我名字都写错了，“漆永祥”写成了“漆文祥”。我说行吧，漆永祥也没什么名气，没给我改姓，已经很感谢了。纸条下面写：“我生病了，不能出席今天下午的课。”“出席”两个字是那么地扎眼，似乎在挤眉弄眼地嘲笑我。北大的本科生请假条都不会写，你相信吗？但这就是我们现在学生的现实。高中一点应用文都不教，又少接触社会，一点人情世故也不知晓。本科生毕业的时候，多数继续读研究生深造了，个别学生要找工作，他说漆老师，能不能给我写封推荐信？我们一般说，你的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，你先写一个底稿，你有什么能力专长，你写个大致，我再给你改。很多学生不知道什么词形容自己合适，例如有的会说自己“有卓越的科研能力”。我说漆爷都不卓越，你已经卓越了。我说是不是这样形容：本科生有一定的科研能力，硕士生有较好的科研能力，博士生有较高的科研能力，是不是得有点区别？一个本科生，把好词都用尽了，用人单位会相信么？

现在强调语文素养，还强调美学素养，等等，固然是对的，但对基础知识与能力，重视远远不够。我不会唱高调，只要到了中学，我就反复强调说要打好基础。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：1996年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，北大中文系曾举行了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，请一些老教授来为我们鼓励打气，我发言时说，我虽然博士毕业，但要给本科生上课，感觉压力很大，我觉得我的水平和能力还很差，还在打基础。当时裘锡圭先生也在场，裘先生接着说：漆永祥说得很对，不要说他，我现在都还在打基础。裘先生已经是全国古文字学界的权威，还如此说，我还不得老老实实地继续打基础么！

我也写过一些小文章，谈到现在语文学界有这个派、那个派。有的注重实用，有的注重文采；有人强调工具性，有人强调人文性。有人问：漆老师你是什么派？我说我无派无宗，你一定给我定个什么派，我是基础派。打基础、打基础、打基础，重要的话要说三遍。一定要打好字词句的基础。现在孩子不背书，一背点书，就说死记硬背，老师也怕。我认为除了该背的那些东西，如古诗文，高考、中考要考的东西之外，好的段落你也背，遇到好的词汇好的诗文名句，最好背下来。我记得当年像碧野的《天山景物记》这样优美的课文我都能背下来。我小学时背毛主席的老三篇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，我知道司马迁是从《为人民服务》当中知道的。这些篇目我现在都能背下来，但大学时代就已经不怎么记东西了。在最好的年龄，有最旺盛的记忆力的时候，多记点背点东西，一辈子都受用无穷。最功利地说，你背一点东西，背点词儿，高考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可怜，写出来的句子干枯无味儿。
 整本书阅读

我到浙江一所中学做宣传，一个学生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我想法很多，可是我写不出来。”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没词儿，我拽不出来词儿。同样一句话，人家写得很好，我写得就很烂。”我说：“你喜欢看什么书？”他说：“我喜欢读《西游记》。”我说：“《西游记》好啊，你看三打白骨精那回，白骨精三变，第一次美女，第二次老太太，第三次老爷爷。其中每次妖精出来的时候，都有一段话来形容她的长相打扮。如美女怎么月貌花容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冰肌藏玉骨，衫领露酥胸；老婆婆如何两鬓如冰雪，弱体瘦伶仃，颧骨望上翘，嘴唇往下别；老公公长得白发如彭祖，苍髯赛寿星，耳中鸣玉磬，眼里幌金星；等等。大家想想，如果妖精长得青面獠牙，指甲都这么长，吐着舌头扑过来，八戒的耙子早就打过去了。因为她是美女，所以他不让打。你再看那座雷音寺，看那道通天河、那座火焰山，都有好词来形容，你看不看这些？”学生回答说：“我不看这个。”我说：“你看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赶紧翻翻翻，把书翻过去，看妖精被打死了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我送你五个字：读书不得法。你平常不记，考试的时候哪里有词可用？你记一点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词，将来写美女，写老人，写山水，写建筑，写山川，你用不完的词。”其实如果照我的办法读一部《西游记》，你就把所需要的词汇基本上都解决了。

现在北京在提倡“整本书阅读”，有些不了解中学情况的人就讽刺嘲笑说，书本来就是整本阅读的，这还用得着提倡么？多此一举。在前面提到的调查问卷中，我们有一道题问孩子们，你从高一到高三读完过几部长篇小说？一部？三部？五部？五部以上？结果是近一半孩子没有读完过一部长篇小说，这还是北京的孩子，我们去的还是北京中上水平的学校。各位想想，一个孩子在高中三年中没有读完过一部长篇小说，他怎么能写好作文？难道还不应该提倡整本书阅读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孩子的时间被各种功课与活动，切割得七零八落，根本就没有阅读的时间。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情况，经常有家长说：“我孩子没有时间看书，看书耽误时间，耽误刷题。”也就是说宁肯一遍遍地刷题，也不愿让孩子读书。可是，你没有一定的阅读量，怎么写作文？现在中学老师讲巴金、老舍、沈从文、茅盾，四个作家各讲一篇，老师就讲这四个人的写作特点与语言风格等。无论你怎么讲，老师都累得不行，学生照样不懂。我说如果把这四位作家的作品一人看完一部，你不用讲，孩子就清清楚楚。只讲几个片断，让孩子要明白每个作家的语言风格等，谁也做不到啊。

《红楼梦》怎么读？现在出了不少指导阅读的书，但似乎都没能切实解决问题。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教。比如我说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林黛玉进贾府，贾母问她读了什么书，她说读了点四书五经。贾宝玉也问，妹妹读什么书？她说我胡乱读来着。王熙凤进来，一阵寒暄，说了一大堆，读了什么书、吃的什么药……黛玉没有回答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？为什么林黛玉对老太太和贾宝玉说的是两种话？哪个是真的？为什么王熙凤问的话她没有回答？如果反过来说——老太太问她读的是什么书，她说我胡乱读来着；宝玉问你读了什么书，说我读了点四书五经——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？这么一说，他马上明白了：哦，不能反过来说，那样贾母和宝玉都会讨厌她的。所以我们说曹雪芹真是伟大，描写这样的情境，细致入微，写尽了人情世故，古人评价他“曲尽人情”，那真是说到点子上了。

前面说了，现在我们需要给中学生打下坚实的字词句的基础，一切都从这里开始。比如现在我们考试考一个反义词，孩子很清楚。同义词、近义词的辨析，他们毫无能力。书面语言、书信语和口语，更是区别不了。如问一个小朋友：小朋友你多大了？问老大爷也这样：老大爷你多大了？他不知道这个语气的变化，更不知道应该换个词来问老人，比如“老大爷您高寿”，因为他没学过也没用过这些礼貌用语。所以，字词句的基础孩子没有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提倡整本书阅读，目的是为了形成读书的气氛，到了那时自然不用提倡，孩子们也会大量地读书，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

说人话、说实话、说真话

现在作文是问题最多的。所以我到处讲：要说人话、说实话、说真话。现在有的中学甚至明确给孩子们讲，不能写自己，所以每个孩子写的都是遥远的唐代的故事，跟自己没关系。高考作文中常见的有“四大金刚”、“四大护法”，从初一写到高三就这四个人：莎士比亚、王昭君、拿破仑、孙中山，古今中外四个人，写议论文也是，写记叙文也是，无论写什么他用的例子都是这四个人。动不动王昭君就出塞了，孙中山就去革命了，就这几个人。北京的孩子更牛，作文里常见的是捉蛐蛐、捉蝈蝈，从初一到高三捉了六年的蝈蝈。写议论文，我从捉蝈蝈捉出了道理；写记叙文，我从捉蝈蝈捉到了快乐。你把他初三写的作文和高三写的作文拿出来一看，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句子没有加长，词汇没有丰富。现在孩子的写作套路僵化到什么程度？你要是参加高考语文的作文部分阅卷，就明白我所言不虚了。

北京这些年还好点。我们在中学反复提倡，让孩子们大胆地写自己。从2015年开始，北京高考把作文拆成一大一小，大作文也是两个题目任选其一，一个记叙文，一个议论文。现在孩子不敢写记叙文，他们认为这个题目只能写议论文。我说所有题目都可以写记叙文，也可以写议论文，但多数孩子不敢写，一到高三就全写议论文，所以我称之为“一花独放，百花齐萎”。

关于微写作，第一年考下来我写了篇文章，我说微写作让我们看到了久违了的渺茫的希望，写得很好。当年出了三个题，三选一：一个是给你的师弟师妹谈谈你语文学习的体会。一个是说现在每年高考家长都送考，开着车送到中学门口，结果堵车了，你认为家长应不应该到学校送考？作一个评论。这个是议论的，前面是记叙的。还有一个是抒情的：写一段话纪念自己的18岁。结果写下来，我发现有的孩子写得特别棒。我们在试评时，发现一个孩子写了一首小诗——《奠十八岁》。他说：

“十八岁是一场苦难/太多的欢笑/伴着泪水涟涟十八岁是一次灾难/灵感迫切地迸发/却炸得我躯体皮开肉绽我小心地将你度完/从此你我都平安/犹如葬花将你掩埋/千万别再来找我”

我们就这篇微写作展开讨论，最后决定给他打满分。因为他说的是真实的心境，也许这孩子失恋了，也许家里老人过世了。我们认为，“纪念自己的18岁”并非就应该个个青春亮丽，人人幸福快乐，当一个18岁的孩子遇到重大打击，或者正在煎熬中耐受着18岁的时光，那他为什么不能表达自己对18岁所历之事的憎恶或不满呢？我们天天提倡要孩子们说真话，考生终于说了真话，我们怎么能否定孩子的勇气与诚实呢？他有这么一种心情，他发泄出来了，写出来自己当时情境下的当下感触，这和我们提倡的写自己、写生活，说实话、说人话的理念是相符的，这样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，就会踏踏实实工作，一心一意做事，就会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。

还有一个孩子，他写语文体会的学习，写得跟唱歌一样。他说：

“语文就像是一首歌，语文就像是一首诗，是一股从山间流出的淙淙清泉，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给我们以快乐与愉悦。语文伴随着我长大，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，我欢乐时它和我分享，我失意时它给我勇气。我喜欢语文，它充实了我的学习，装点了我的生活，给了我无限的期望，我会永远热爱语文。”

这也是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微写作，因为文句优美，如行云流水，而且该考生又写一笔秀美的书法，获得了不少阅卷老师的青睐，同意给高分甚至有主张给满分者不在少数。但我们认为这篇小文最大的硬伤是文不对题，没有回答“学习语文的体会”，所有句子都“似曾相识”，作者只是一味地无心无肺地如黄鹂婉转，虽悦耳动听，却不知所云。换个说法，如果把此文中的“语文”换成“音乐”“数学”“物理”与“化学”，然后诵读，竟然也文从字顺，可吟可歌。因此，这是一篇华而不实、大而无当、文不切题的“颂歌”，只能给它3分！

因此，重字词，打基础，说实话，写自己，写生活，杜绝虚假，减少套作，应该是中学永远都紧抓不放的根本。

让孩子放开写

我刚才说的北京这个微写作为什么突然一下写好了？后来我们就分析。我说现在中学生有两个拐杖：一个是老师这儿一个拐杖撑着，一个是父母这里的拐杖。两个拐杖架在孩子胳肢窝下，孩子是脚离地在空中被架着走的，他不沾地，撑着走。我说你们把他放下。老师和家长会说，“放下就倒了”。我们再说你放下，还是“放下就倒了”。实际上你放下，放下他就自己会走了。这个微写作就是孩子放开了，不就10分嘛。他豁出来写，豁出来写什么都不顾，反而写得很好。没有拐杖撑着，他反而不怕了，不担心了，没有压力了。

有的孩子写语文学习的体会，编的三字经特别棒，他是这样写的——

“三字经，师兄传。话不多，要记住。学语文，重基础。抓字词，是关键。明字形，析意思。字与字，拼成词。词和词，造成句。话说明，靠句子。文显明，靠内容。多读书，多看报。莫封闭，莫冷默（寞）。闻大事，看新闻。品社会，感人生。学语文，还需记。继传桶（统），呈未来。会对联，赏古诗。懂实词，知虚词。语文简，多生活。从生活，学语文。”

这篇微写作获得了阅卷老师的广泛赞誉，考生用“三字经”谈自己学习语文的体验，由浅入深，层层推进，全面周到，不说大话，简明易懂，朗朗上口，虽然有两个错别字，但阅卷老师一致认为应是满10分的作文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们鼓励或放纵考生写错别字，该考生将两个常见常用字写错，是非常不应该的。

还有写纪念自己的18岁，有个孩子就写：

“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望着对街的商铺，张大爷的两条狗已经老得不成样子；洗衣店老板的姑娘上初中了，长得没小时候好看；湘菜馆来来回回开张关张好几次；画材店的老板娘生孩子了。仔细想想，时间过去好几年了，我也十八岁了，在感叹身边事物不断变化的同时，我也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希望我的十八岁像早晨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。”

这篇小作品在试评中也引起了争议，有阅卷员认为写得不好，不知道考生在说些什么，都与他本人的18岁毫无关联。但我们认为作者寥寥几笔，几个平平常常的看点，几件不经意的小事，几个类似蒙太奇的镜头，就将自己的18岁折射出来，从容和缓，辣手老到，岁月无痕，青春易逝。假以时日，再经锤炼，该考生必是讲故事的写作高手。这样的作品，正是我们久寻不见的满分作文。

现在动不动就讲语文素养，语文素养是什么东西？《汉书·李寻传》说“马不伏历，不可以趋道；士不素养，不可以重国”。马不在晚上给槽上添夜草让它吃饱，白天就不可能驮着东西走很快很远的路；国家不在平常就重视培养人才，这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。素养，就是日积月累的修养，是最根本最平常但也最靠谱最见功力的基本能力与习惯。所以语文难就难在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养成的东西，得有一段时间的培植。现在讲什么语文的建构和运用，思维的发展提升，审美的鉴赏和创造，文化的理解和传承，这些讲得都很对，但相对都很虚，没地方去抓。我觉得就是从最简单的字词句入手。我在中学反复讲，老师一定要坚持叫学生背，多背点。同义词、近义词多复习一点。从写短句，写段开始，慢慢再凑成篇。写贴近的生活，写他自己，这样慢慢慢慢练，慢慢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写作热情。这不是急能解决的问题。

基础打好了，一切都好了；书读得多了，鉴别能力自然就出来了。所以我经常讲，还是打基础。字词句写好了，作文就能写好；作文能写好，书读多一点，个人的鉴赏能力、思辨能力也都上来了。现在讲批判性思维，不就是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吗？我也讲，写作也是一个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还能是什么呢？炫技拽词是写不好作文的。

前面反反复复地讲，终归只有两点，就是“打好基础”与“说些人话”。那么，从出版社的角度，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方面有针对性地做些工作，给中学生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书籍呢？我充满了期待！